玛吉士与《新释地理备考全书》

沈　　和

José Martinho Marques and *His New Explanations of the Study of Geography*

SHEN He

Abstract

Different from the geography books written by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Xinshi dili beikao quanshu* (*New Explanations of the Study of Geography*) was a professional geography monograph written during the Opium Wars by José Martinho Marques (1810-1867), a Portuguese Sinologist born in Macau. It was an important source for Wei Yuan's *Haiguo tuzhi* (*Illustrated Treatise on the Maritime Kingdoms,* 1843). Xu Jiyu (1795-1873) also evaluated the book highly. As a professional geographical monograph, the new style in *Xinshi dili beikao quanshu* directly influenced the compilation of William Muirhead's *Dili quanzhi* (*Comprehensive Gazetteer of Geography*, 1859).

This article first briefly discusses the life of Marques and the completion of *Xinshi dili beikao quanshu*. It also compares the original content with the directly quoted content in *Haiguo tuzhi*, as well as the book's influence on *Dili quanzhi*. Finally, centering on *Xinshi dili beikao quanshu*, it explains the two-way process of mutual influence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foreign cultures and native culture after the Opium Wars and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Xinshi dili beikao quanshu* on the spread of Western geographical knowledge in China.

Keywords：地理书、玛吉士、《新释地理备考全书》、西方地理学

前言

自大航海时代以来，地理学的发展有了巨大飞跃。明末，西方地理学知识不断涌入中国，影响、辐射了中国及周边国家。欧洲传教士作为该时期的特殊媒介，开始向亚洲地区输送西方地理学知识。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们为了传教工作的顺利进行，开始着手翻译和出版介绍西洋文化知识的早期汉译西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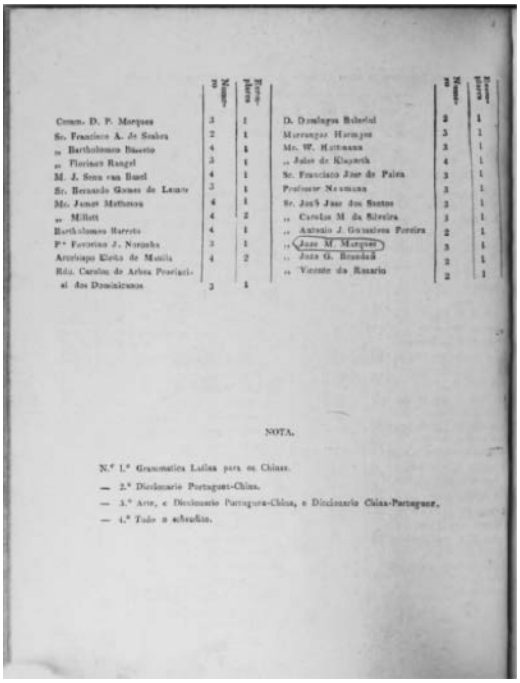
不过，西方地理学知识传播的开端是以地图为主要载体，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自制的，标记有1113个地名的《坤舆万国全图》（1602）是中国第一幅完整的经纬世界地图，在地理学和制图学界具有重要位置，曾被多次翻印摹抄。对西方地理学在中国、日本、朝鲜以及东亚地区的辐射是空前绝后的，图中的部分外国地名的转译形式被后世作者参考、研习。除该图外，艾儒略（Giulio Aleni）《万国全图》（1620）和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坤舆全图》（1674）也是该时期的重要地图，地图中的西方地理学知识和外国地名的转译形式，都对中国士大夫和新教传教士地理书的编纂有着深远的影响。

地理书方面，以耶稣会士艾儒略《职方外纪》（1620）等为代表，该书作为耶稣会士早期的地理著作，从地理位置、风俗、特产等方面介绍了西方，其中的西方地理学知识和外国地名的转译形式被《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参考、引用。进入17世纪中期，康、雍、乾开启了“禁教锁国”的时代，中国也进入了长达150年的封闭状态，西学的传播被迫中断。直到19世纪初，伴随着“西学东渐第二波”的到来，西方的地理知识也经过百年的融合变化，多由经新教传教士之手再次传入中国。这一时期涌现出非常多的承前启后的、新教传教士的地理著作。如：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西游地球闻见略传》（1819）、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地理便童略传》（1819）、米怜（William Milne）《全地万国纪略》（1822）等。但由于内容过于简单，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不同于上述新教传教士的地理书，澳门土生葡人汉学家玛吉士（José Martinho Marques）的地理著作《新释地理备考全书》（1847）有着较同时期其它地理书更为系统、专业的西方地理学知识体系，并且该书的大量内容被魏源《海国图志》直接引用。全新的体例还直接影响了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对《地理全志》（1853-1854）的编写。书中一些专业的地理术语被字典或其它文献收录和引用，并沿用至今。该书对西方地理学在鸦片战争后这一特殊时期的传播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值得进一步分析、探讨。

一、玛吉士生平简述

关于玛吉士生平的相关记载非常有限，学者们对其身份也是众说纷纭。由于他少时就读于天主教的圣若瑟修院，有学者误认为他是天主教传教士。还有学者因为Marques是葡萄牙的常见姓氏，而把他和其他葡人混淆。其实他是于1810年 3 月20日出生在澳门风顺堂区出生的纯正葡萄牙

人，父亲叫曼努埃尔·玛吉士（Manuel Francisco Marques）。他少时就读于圣若瑟修院，1815年，有8名年轻的中国人，2名马来人，16名在澳门出生的男童，住在该修院。[1] 从时间上来看，他就是那16名澳门出生的男童中的一员，与1813年来校任教的遣使会传教士江沙维（Joaquim Afonso Gonsalves）是师生关系。江沙维在任教期间培养一批翻译人才，他在《汉洋合字汇》（1833）附录[2]（图1）中所记录的参与编写的学生就多达84人，[3] 玛吉士就是其中之一。



Comm. D. F. Marques 3 1
Sr. Francisco A. de Souza 2 1
„ Bartholomeu Biscoto 4 1
„ Floriano Rangel 3 1
M. J. Sousa van Basel 4 1
Sr. Bernardo Gomes de Lemos 3 1
Mr. Jonas Mathoses 4 1
„ Millott 4 2
Bartholomeu Barreto 4 1
P.e Faustino J. Noronha 3 1
Arcebispo Eleito de Manila 4 2
Rdo. Carolos de Arbea Provincial dos Dominicanos 3 1

D. Domingos Rebelal 3 1
Morungas Hermgas 3 1
Mr. W. Hattmann 3 1
„ João de Klapoth 4 1
Sr. Francisco José de Paiva 3 1
Professor Neumann 3 1
Sr. José José dos Santos 3 1
„ Carolos M. da Silveira 3 1
„ Antonio J. Gonsalves Pereira 2 1
„ José M. Marques 3 1
„ José G. Brandão 3 1
„ Vicente do Rosario 2 1

NOTA.

N.o 1.o Grammatica Latina para os Chinas.
— 2.o Dicionario Portuguez-China.
— 3.o Arte, e Dicionario Portuguez-China, e Dicionario China-Portuguez.
— 4.o Todo o schrafim.

图1 《汉洋合字汇》（1833）

他于1833年取得翻译资格，在澳门议事会担任翻译官，1846年退休，调任香港。1847年至1866年间，在法国驻中国大使馆担任翻译。1846年12月，法国外交使团邀请玛吉士出任该使团随员，担当翻译一职。但因为外交使团到达日期的延误，玛吉士在这一段时间为香港的法律部门做汉语翻译。直至1848年，他才成为法国外交使团的正式翻译。其后的十年间，他一直为法国外交使团服务。1860年他临时接替了退职的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工作，做了美国外交使团的翻译。在这期间，1858年和法国特使葛罗（Groscomn）一起去天津交涉。1861年，普鲁士派遣以艾林波（Eulenburg）为首的使节团前往中国天津，与日本、英国、法国、美国签订了拥有同等权益的“天津条约”，玛吉士则担任了现场的翻译。他于1867年与世长辞。

玛吉士精通汉文，除地理学以外，他在语言学、音乐等诸多领域都有所建树，如：《音乐基本原理》（1846）、《番汉杂录全册》（1854）等。但究其一生之著作，影响和价值最大的还要属他的地理著作《新释地理备考全书》，又简称《外国地理备考》，魏源在《海国图志》中的引用部分则直接称之为《地理备考》，它是鸦片战争后第一部由外人撰写的西方地理学著作，在当时，备受中国学者重视，著名广东学者陈澧曾帮其校对。

1）龙思泰，《早期澳门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第78页。

2）Joaquim Afonso Gonsalves, Diccionario china-portuguez (Macao: Impresso nuo Real Collegio de S. José, 1833), LISTA.

3）叶农，〈试述澳门圣若瑟修院在遣使会管理时期（1784-1856）的发展〉[A]，《学术研究》第12期，2005，第93页。

二、《新释地理备考全书》的版本与成书原委

1．版本和成书时间

已知的，最早正式发行的版本是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由广州富商、官员潘仕成收入“海山仙馆丛书”的版本，卷四《地球总论》和《欧罗巴各国总叙》被收入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1891）的第一帙第一册中，晚清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的《书目答问》（1876）的卷二地理第十的部分也将该书的“海山仙馆丛书”版本写入其中。“海山仙馆丛书”版本书名写为《外国地理备考》，而内页上还是写作《新释地理备考》。1991年中华书局复刻的版本则做到了内外统一，均写作《新释地理备考全书》，经笔者对比，复刻版除封面、册数和部分排版外，内容与初版一致。

关于《新释地理备考全书》是否存在更早版本这一问题。魏汉茂（Hartmut Walravens）指出，该书成书于1843-1844年之间，内容上浓缩、概括了意大利地理学家阿德里亚诺・巴尔比（Adriano Balbi）于1833年所写的法语地理书*Abrégé de Géographie*（图２），不过从地名的音译形式上来看，玛吉士不是参照法语版，而是参照了葡文版。[4] 邹振环也提及该书在收录丛书前是否有过单行本的问题。[5]

此外，清代沈家本《借书记》中也有以下记载：

> 大西洋玛吉士辑译。西人以地体为圆，故首述地球之说。以天下为五州，而述欧罗巴州为最详。其所说诸国先代事，荒渺难稽，至所记山川风俗物产之类，亦足备志乘也。书刊于道光二十五年。沿海各口通商处有之，内地未行也。[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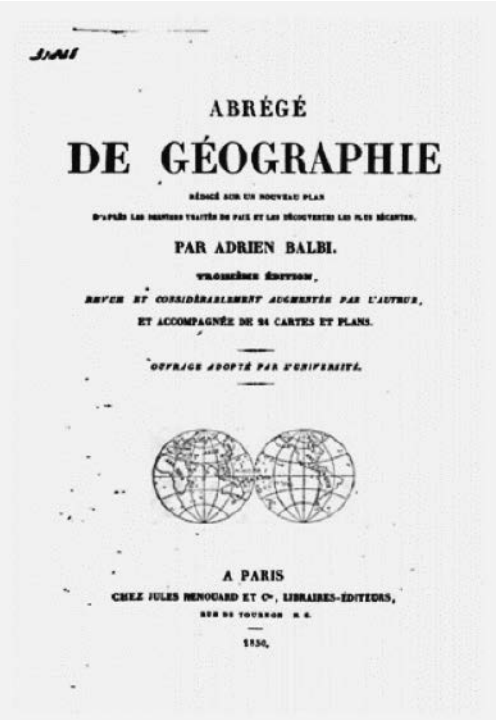

ABRÉGÉ
DE GÉOGRAPHIE
PAR ADRIEN BALBI.
A PARIS

图２　*Abrégé de Géographie*

综上，《新释地理备考全书》存在更早版本，且成书时间一定早于1847年的“海山仙馆丛书”版本，但这一非正式版本有待今

4）Hartmut Walravens, Ch'ing-shih wen-t'i : The Ti-li Pei-k'ao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Volume 2, Number 6, June 1971, pp. 55-58.

5）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第96页。

6）沈家本.《沈家本未刻书集篆》[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第122页。

后搜集。

2．成书原委

在《澳门土生葡人汉学家玛吉士与〈新释地理备考〉》一文中指出，在葡文材料《大西洋国》（Ta Ssi Yang Kuo）中，提及《新释地理备考》有作者用英语写的序言，其中应有撰著时间及原委之类。[7] 但经笔者查证，整个材料只在第二部146页-147页名为*N.° 175 Remette uma memoria especial sobre o estabelecimento dos portuguezes na China, em cumprimento da portaria de 10 d'outubro do anno passado*的文章中提到了玛吉士的名字。原文如下：

Empreguei portanto o segundo interprete da lingua Sinica José Martinho Marques em proceder á neces saria investigação, a quem dei em artigos isolados o que se pretendia saber, por confiar que n'elle concorriam os requisitos precisos para bem desempe nhar o serviço de que o encarregava; e com effeito o resultado mostrou que não me tinha illudido; porquanto elle me apresentou os elementos que poude achar, dos quaes se formou a Memoria que iuclusa tenho a honra de passar ás mãos de V. Ex. a em obediencia á citada portaria.[8]

纵观全篇都为葡文所写，并无英文写作内容，更没有提及《新释地理备考全书》成书的原委。以上原文大意也只是提到玛吉士作为翻译兼调查员受雇于葡萄牙政府。

此外，《澳门土生葡人汉学家玛吉士与〈新释地理备考〉》还指出，在1886年的一份《澳门政府宪报》中有人撰文称赞过玛吉士。但经笔者考证，《〈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9] 中收录的1886年所有报道中并无提及玛吉士的文章。

关于《新释地理备考全书》成书的信息，笔者在德文报刊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中一篇名为*Ing hoan tschi lio*的文章中发现了一点信息。文章原文如下：

Als der Friede zwischen England und China zu Stande kam, wünschte natürlich die Regierung etwas mehr von dem Zustande der Aussenwelt zuwissen, als man bisher für nöthig gehalten. Die Idee, dass die Barbaren aufkleinen, zerstreuten Inselo wohnten und ein jämmerliches Leben fübrten, welches nur durch den Handel mit China einigermaassen

7）赵利峰，吴震.〈澳门土生葡人汉学家玛吉士与《新释地理备考》〉[A]，《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2006，第132页。

8）J. F. Marques Pereira, TA-SSI-YANG-KUO, Volume 1, October 24, 1898, pp. 146-147.

9）汤开建，吴志良.《〈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M]．澳门基金会，2002．第140页-第149页。

erbeitert würde, warnicht mebr balibar. Man ersuchte daber einen Portugiesen, ein geographisches Werk zu verfassen, was er auch wirklich that.[10)]

原文大意是："当英中两国实现和平时，清政府想要了解世界格局比之前认为必要的要更多一些。因此，他们请一位葡萄牙人写了一本地理著作，实际上他们也这样做了。"

该文章不仅提及鸦片战争后的中英关系，更以徐继畬著作《瀛环志略》作为文章题目，内容涉及中英战争、世界局势、对林则徐的夸赞等。周振鹤认为《新释地理备考全书》的成书是受广州书商潘仕成的委托。[11)] 这篇文章也间接佐证了《新释地理备考全书》的成书是受政府官员、书商所托，但有无清政府的直接委任状或书信等材料，有待进一步考察。

另外，赵利峰和吴震指出，玛吉士撰写《新释地理备考全书》是由于受澳门政府内部官员排挤。且当时澳门涌上一股移民热，很多葡人为了生计，前往内地和香港谋生。[12)] 笔者基本赞同这一说法。玛吉士可由于子嗣众多，出于养家和生计的考虑，有可能撰写《新释地理备考全书》以作润笔之资。

三、《新释地理备考全书》的内容和体例

1．全文内容纵览

本文选择1991年中华书局版本为研究对象，全书共十卷。卷一从地球整体出发，以专业的地理学术语、天文知识，图文并茂地详细论述了地球、太阳系的行星、太阳、月亮、彗星、恒星等天文学知识。更以大量的绘图精准划分地球的经纬度、时刻图、赤道、黄道及各温度带，从纯科学的角度详细介绍了气象学的知识。卷二简单论述了包括风、雨、雪、雷、电、雾、彩虹、流星、地震、火山等自然现象。卷三则将世界各国作为一个整体，从法律、政治、贸易的角度介绍各国家的起源和历史状况。卷四至卷十为《地球总论》及《口歐囉吧全志》、《啞細啞洲全志》、《啞啡哩咖洲全志》、《啞美哩咖洲全志》、《啊嚏啞呢洲全志》，分别介绍了各大洲的政治、地理、经济现状，其中，有关欧洲各国的文章主要集中在卷四、卷五和卷六，且篇幅较长。此外，除地理学知识外，还介绍了物理学、光学、植物学、人类学等一些其它领域的知识。

2．《新释地理备考全书》的体例

介绍各大洲的文章都按照统一且系统的体例，以"文論"、"質論"、"政論"的顺序系统性地

10）Deutsche Morgenländische Gesellschaft,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Leipzig): *Ing hoan tschi lio*, Sechster Band, 1852, pp. 565-566.

11）沈国威.《新语往还：中日近代语言交涉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第475页。

12）赵利峰，吴震.〈澳门土生葡人汉学家玛吉士与《新释地理备考》〉[A]，《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2006．第133页。

阐述该大洲地理位置和洲内各国、各部的具体状况。“文論”以自然地理为主，“質論”较为接近地质学和植物学，“政論”和现今的人文、区域地理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中，“文論”包含了：“位”、“界”、“廣”3个部分。“質論”包含了“山”、“火山”、“谷”、“海”、“海灣”、“海峡”、“海角”、“河”、“湖”、“泉”、“島”、“枕地”、“平原”、“地氣”、“地寶”、“草木”、“四靈”17个部分。[13]“政論”包含了“戶口”、“教門”、“政治”、“軍”、“城臺”、“技藝”、“貿易”、“形質”、“風俗”、“宮室”、“史”、“省”、“属地”13个部分，内容丰富，分类详细，对自然现象的客观描述以及在地理学知识方面的专业程度是鸦片战争前新教传教士们的地理书所无法比拟的。

虽然，“文論”、“質論”、“政論”这样的体例在当时来说无疑是先进的，沈国威也指出，慕维廉《地理全志》在体例和术语上都是以《地理备考》为范的。[14] 但这样的体例大多只运用在卷七《口歐囉吧全志》、《啞細啞洲全志》、《啞啡哩咖洲全志》、《啞美哩咖洲全志》、《啊噻啞呢洲全志》这几篇“洲志”中，在描写世界各国的“国志”中并没有广泛使用。反而是在之后的《地理全志》中充分运用。

3．文章内容的纵向对比

对比各大洲中各国文章的篇幅，不难看出玛吉士着重描写了欧洲各国。尤其是描写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文章，特意使用了全新的体例，下了更多的笔墨。笔者认为，这些信息都客观反映了玛吉士对自己祖国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再者，徐继畬《瀛环志略》亦有云：“近刻有《地理備考》，大西洋人瑪吉士所譯，於西班牙、葡萄牙兩國記載獨詳，葡萄牙其本國，西班牙其祖國也，茲節采之以列其餘。”[15] 这条信息同样说明了玛吉士的侧重点。其实，这样以大量笔墨重点描写作者自己祖国的情况在早期耶稣会士作品中就有先例。如：艾儒略《职方外纪》对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介绍最为详细。[16]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因为艾儒略是意大利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受参考的原文或手稿的语源所限。

玛吉士为了凸显对自己祖国的重视，在《新释地理备考全书》卷四《大西洋國全志》和《大呂宋國全志》这的两篇描写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国志”中应用了上文提及的“文論”、“質論”、“政論”的体例，详细、系统地对自己祖国进行描写。据统计，《大西洋國全志》的篇幅长达73页，《大呂宋國全志》长达76页。此外，当时还是西班牙附属国安道尔的《咬哆嘞國全志》也在被排版在了卷四，并且没有采用与前二两篇文章相同的体例，内容也与卷五重复出现《咬哆嘞國全志》的内容完全一致。是排版问题，还是作者有意为之，待进一步考证。

值得一提的是，在卷四之后的卷五中，作者再一次介绍了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但两篇文章都没用使用上述体例，行文方式也与卷五其它欧洲国家的“国志”类似，内容上也做了相应的删

13）“徑”和“荒野”两个部分在描写各大洲的文章中都有体现，在描写国家的文章被省略。

14）沈国威，《新语往还：中日近代语言交涉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第475-第476页。

15）徐继畬，《瀛环志略》[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第223页。

16）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35页。

减。为查证这四篇文章存在的差异，笔者对比了卷四与卷五的两篇《大西洋國全志》和两篇《大呂宋國全志》体例上的差异。卷五的文章内容较卷四有以下几个差异：首先，“文論”部分的“位”、“界”、“廣”都做了保留，内容上大致相同。其次，“質論”部分，“山”、“火山”、“谷”、“海”、“海灣”、“海峡”、“海角”、“泉”、“平原”、“草木”、“四靈”11个分类部分被直接省略，仅保留了余下6个部分。最后，“政論”部分被极大程度地进行了内容上的缩减，仅保留较多“史”的内容。综上，虽然卷五文章篇幅较卷四大幅缩减，但玛吉士侧重描写欧洲、葡萄牙和西班牙仍是客观事实。

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除了葡萄牙是其祖国外，还和其翻译时所据原本或抄本的语言有关。《新释地理备考全书》是参照和浓缩了法国作者所写的葡文版原本或抄本，内容自然偏重于对介绍欧洲和葡萄牙的介绍。

其次，玛吉士虽不是传教士，但他少时就读于澳门圣若瑟修院，通晓天主教的传教策略，一定程度上受到天主教传教策略影响。而明末清初时天主教传教士主要采取上层传教路线，他们所传播的科学知识针对的是士大夫阶层，由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优越感，导致了这些传教士的地理著作在当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17)]

最后，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渴望了解西方，玛吉士针对这一情况特意在欧洲部分下了笔墨。因此，在文章材料的选择上还受清政府意愿的影响。

4．文章内容的横向比较

《海国图志》增补时，曾大量直接引用《新释地理备考全书》的内容。但由于魏源地理知识的欠缺和对原文理解的偏差，在引用原文时，对引用部分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因此，虽然《海国图志》是直接引用，但内容相较原文存在很多差异。由于篇幅限制，并且以下所总结差异贯穿所有对《新释地理备考全书》的引文之中，故仅以《新释地理备考全书》卷五的《大西洋國全志》的原文和魏源在《海国图志》第三十八卷的引文为例，分析比较全篇引文与原文间的差异。具体内容整理如表1所示：

17）孟悦，〈浅议早期来华传教士的不同传教策略〉[A]，《青年与社会》，2019，第257页。

表 1 《新释地理备考全书》原文内容和《海国图志》引文内容的对比

《新释地理备考全书》原文	《海国图志》引文
大西洋國，古名嚧哂噠呢啞，今稱口伯口爾口都咖哩，在口歐囉吧州極西，北極出地三十六度五十六分起，至四十二度七分止，經線自西八度四十六分起，至十一度五十一分止〈（凡論經線，皆係自口佛囔哂國都第一午線算起，後皆仿此）〉。東北二方，皆連大吕宋國，西南二方，皆至啞口德囔口的海。南北一千三百里，東西五百里，地面積方約五萬一千二百五十里，煙戶三兆五億三萬口。本國除海涯與河岸各平原外，餘各地岡陵重疊，絡繹不絕。河之至長者则八：咪口虐河、口黎嗎河、口斗囉河、口窝嗚咖河、口蒙口德呃河、口德口人河、口薩啊口都河、呱口的啞哪河。湖至大者六：口義吐口孤啦湖、嘞口敦口大湖、口隆咖湖、口色砂湖、口薩口斯啤口洛湖、口疴吡哆湖。土沃產饒，地氣溫和，土產金、銀、銅、鐵、錫、鉛、窩宅、水銀、煤、礬硫、黃花石、砒石、寒水石、紅藍寶石、紫石英、吸鐵石、寶砂、水晶、磁器等。王位男女皆得临御，惟以長幼為序。奉囉嗎天主教，外國人守寓，或奉別教者不禁。工肆林立，技藝精巧。貿易興隆，四方輻車奏，原本國昔日居民不一各皆，分据地方以為已邑，不立國君，惟設宰臣理政。後有啡呢哂啞國人，聞知其地民丰物阜，乃興兵侵扰，遂克而得之，後被咖口爾噠呃國人驅逐，奪曲即主于其地，興兵克之，旋為咖口爾噠呃國人驅逐，即主其地，三百餘載，又併於囉嗎。	《地理備考》曰：布路亞國，古名盧西達尼，今稱伯爾都加里，在歐羅巴州極西，北極出地三十六度五十六分起，至四十二度七分止，經線自西八度四十六分起，至十一度五十一分止〈（凡論經線，皆係自佛蘭西國都第一午線算起，後皆仿此）〉。東北二方，皆連西班牙國，西南二方，皆至亞德蘭的海。南北一千三百里，東西五百里，地面積方約五萬一千二百五十里，煙戶三兆五億三萬口。本國除海涯與河岸各平原外，餘皆岡陵重疊，絡繹不絕。河之至長者六：米虐河、黎馬河、斗羅河、窩烏加河、薩阿都河、瓜的亞那河。湖至大者六：義土孤拉湖、勒敦大湖、隆加湖、色砂湖、薩斯卑洛湖、科比多湖。土沃產饒，地氣溫和，土產金、銀、銅、鐵、錫、鉛、窩宅、水銀、煤、礬硫、黃花石、砒石、寒水石、紅藍寶石、紫石英、吸鐵石、寶砂、水晶、磁器等。王位男女皆得嗣立，惟以長幼為序。奉羅馬天主教，外國人守寓，或奉別教者不禁。工肆林立，技藝精巧。舊不立國君，惟設宰臣理政。後有非尼西亞國人，聞知其地民丰物阜，乃興兵侵扰，遂克而得之，後被加爾達厄國人驅逐，奪曲即主于其地，興兵克之，旋為加爾達厄國人驅逐，即主其地，三百餘載，又併於羅馬。

通过对两篇文章的整理和对比分析，总结出以下差异：

（1）外国地名的转译形式的差异：（口字旁和后面汉字为一体，表示单个汉字，本文中出所有地名皆如比）

首先，除去“口”字旁。魏源将所有外国地名的转译形式的“口”字旁都进行了有意去除。如：《新释地理备考全书》把欧洲记作“口歐囉吧”，而《海国图志》写作“歐羅巴”。“嚧哂噠呢

啞”在《海国图志》中写作“盧西達尼”等，都是去“口”字旁现象的体现。

其次，部分外国地名的转译形式去掉了词尾的“亞”字，《海国图志》第四十三卷的《意大里亞國總記》有这样的记述：“凡地名未亞字、阿字，皆其餘聲，可有可無，故意大里亞，一作伊達里。”可见魏源对地名中“亞”、“阿”这样的词尾进行了特意的简化，去除了他觉得多余冗长的尾音，不过除了在部分文章中特意去掉词尾外，保留“亞”字的情况仍然非常常见。这也侧面说明《海国图志》不够严谨。

再者，外国地名转译形式中同音异字的使用。如：《海国图志》中“科比多湖”在原著中写作“口疴吡多湖”，转译形式中使用汉字“科”和“口疴”发音相同，字形不同。另外的“比”与“吡”同理。

最后，魏源选择自己认可的外国地名转译形式替换原著中的转译形式。如：“大西洋國”被魏替换为“布路亞國”。“大吕宋國”被魏替换为“西班牙國”。

(2) 文章内容和措辞的差异：

首先，内容的不一致。魏源的引文与玛吉士原文相比，内容上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主要体现在内容的删减。如：原文描写为“工肆林立，技藝精巧。貿易興隆四方輻車奏原本國昔日居民不一各皆分据地方以為已邑不立國君惟，不立國君，惟設宰臣理政。”而魏源引文则缩减成了“工肆林立，技藝精巧。舊不立國君，惟設宰臣理政。”造成这种内容不一致的原因是由于魏源按自己的理解，对原文进行的修改。这种做法一方面体现了他本人求知心，但由于他对历史人物或事件方面知识的缺失，也造成了很多人名、地名的误读。如：《海国图志》卷三十九《大呂宋國沿革》中，魏源把地名“亞拉岡”误读为人名“斐迪南二世”。把“佛蘭西”误读为《明史・佛郎機传》里的“佛郎機”等。这样的误读地名和人名例子在《海国图志》中数不胜数。

另外，信息、数据的错误。魏源引文中，在对一些如河流、湖泊之类的地理、地貌特征的描述时，数据出现了与原文差异。如：原文写到“河之至長者则八：咪口虐河、口黎嗎河、口斗囉河、口窝鳴咖河、口蒙口德呃河、口德口人河、口薩啊口都河、呱口的啞哪河。”而引文只记载了六条河。类似的信息错误在《海国图志》里屡见不鲜，不知是魏源有意根据最新时事修正文章内容，还是对信息的误读。

最后，文中措辞的差异。魏源引文中修改了原著写作时的一些措辞。如：原著中的“餘皆岡陵重疊，絡繹不絕。”中“餘皆”一词被改写成了“餘各地”。“王位男女皆得嗣立”中的“嗣立”被改作“临御”。纵观全篇引文，大部分情况下，措辞上的修改并不影响原文大意与读者理解，故不再累述。

综上所述，首先，玛吉士在外国地名的转译形式上的用字为外来国名地名译词进入汉字词汇系统提供了丰富素材。而魏源在汉字的去字意，同音字、近音字的使用，尾音用字类化等方面有意对汉字系统进行优化，从而实现外国地名的转译形式的逐步优化，推进了外来地名的统一。其

次，从魏源引文中的错误不难看出，一方面，魏源对西方地理知识方面储备不足，以至于造成他在对原著引文进行改写时，存在历史知识和地理知识方面的错误。另外，也由于这些方面知识的不足，造成了对原著信息的误读。另一方面，魏源通过对原文的主观改写也恰恰反映了中国作者正以东方人的思维来解读西方思维作者笔下的产物，这无疑展示了外来文化和固有文化的相互融合。是继林则徐等人编译《四洲志》之后，中国人再一次以自己的方式改编和吸收西方地理学知识。

四.《新释地理备考全书》的历史意义

《新释地理备考全书》是《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重要的资料来源之一。徐继畬在编写《瀛环志略》时，提及一些“西人杂书”是其著述时的重要参考资料：“泰西诸国疆域、形势、沿革、物产、时事、皆取之泰西杂书，有刻本有钞本，并月报、新闻纸之类，约数十种。”在这些书中，就包括玛吉士的《新释地理备考全书》。事实上，徐继畬在1844年已经完成了《瀛环志略》的初稿，但由于拜读了魏源的《海国图志》和玛吉士的《新释地理备考全书》，而对自己的著作有了新的要求，从而继续增补完善。魏源也1852年增补《海国图志》时，吸收了《瀛环志略》戊申版（1848）的研究成果，从此书中引用的资料多达30余处。[18] 反观魏源，他在1852年将《海国图志》由60卷增补为100卷时，也曾大量引用《新释地理备考全书》内容多达92处，占增补内容20万字中的近12万字，约是内容的60%。

由此说来，在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地理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不仅限于中国士大夫吸收外国人地理著作中的知识，还存在中国士大夫间的相互借鉴、学习。在《海国图志》的广泛传播中，《新释地理备考全书》体现了其巨大的影响和价值。也正是由于《海国图志》最大限度地引用了其绝大部分的内容，造成了《新释地理备考全书》的流传不广。换句话说，《海国图志》从某种程度上代替了《新释地理备考全书》。

此外，《新释地理备考全书》率先使用了一些全新的地理学新词和专业的地理学术语。通过查证邹振环对晚清西方自然地理学新词的整理，[19] 以及荒川清秀对整个“西学东渐”300多年间传教士文献中地理学用语的统计部分。[20] 笔者发现《新释地理备考全书》中率先引入“枕地”、“本初子午线”、“子午线” 3个全新地理学专有名词，除异译名“枕地”于《英华字典》（1866-1869）中被改译为“半岛”外，“本初子午线”和“子午线”的译法一直沿用至今。另外，沈国威还指出，玛吉士在书中使用的“热道”、“温道”、“寒道”是与耶稣会士完全不同的术语。[21] 由此可见该书在地理术语的创新运用方面非常具有前瞻性，对西方地理术语的转译和定型起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不仅如此，邹正环认为，晚清时期，对于某一组问题的特定研究路线有共同信仰而聚集在一

18）谭其骧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第356页。

19）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253-256页。

20）荒川清秀「近代日中学術用語の形成と伝播——地理学用語を中心に」、白帝社、1997年、214頁-217頁。

21）沈国威，《新语往还：中日近代语言交涉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第476页。

起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建立了“非体制化共同体”。[22] 魏源，徐继畬等人就是当时地理学共同体的代表人物。在他们两人的积极主导下，不仅已经形成了以《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为中心的地理学交流网络，而且产生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雏形。

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地理学交流网络不仅限于中国国内。1853年随着《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传入日本，两本著作得到日方重视，此后的近半个世纪，出现了各种翻刻本，进一步辐射了整个东亚。同时，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两本著作又以回流的形式“反哺”了中国，形成西方地理学知识在东亚文化圈的内循环。而两本著作所参考和借鉴的《新释地理备考全书》是这一文化圈内的重要一环，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结语

《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作为鸦片战争后，中国人自己的地理著作，是当时国内地理学交流网络的中心，拥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而《新释地理备考全书》作为鸦片战争后第一部由外人撰写的西方地理学著作，内容被《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大量参考、引用。《新释地理备考全书》中专业的地理知识和不同于以往新教传教士内容简单且缺乏专业性的地理书，该书专业的地理学知识和全新的体例，不仅为鸦片战争战败后，期望祖国复兴，想更多了解西方的中国人提供了学习资料，还直接影响了新教传教士慕维廉对《地理全志》的编写。此外，书中首次使用的地理学新词被一直沿用。独具特点的外来地名的转译形式也对外来词融入汉字系统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再者，该书为魏源、徐继畬这样的，怀抱爱国思想和先进观念的，想要学习西方先进知识的中国士大夫们，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并直接影响了《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的编写和补充、完善。不仅如此，也对鸦片战争后新教传教士编写地理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总的来说，《新释地理备考全书》的成书很好地诠释了，鸦片战争后西方外来文化与中国固有的本土文化间相互影响、又相互融合的过程。是中西文化交涉和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传播的重要一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22）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316页。